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惊世鼙鼓

(二)



李伶◎著

海南出版社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惊世鼙鼓

(二)

李伶 著

海南出版社

责任编辑:何湘初 蒋卫杰

封面设计:阿 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惊世鼙鼓/李伶著.-海南出版社,1997,1

(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)

ISBN 7-80017-338-0

I. 惊… II. 李… III. 战争史-中国-唐代 IV. E 29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0472 号

惊世鼙鼓(一、二)

李 伶 著

海南出版社

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邮政编码:570201

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92.725 印张 5100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二版 2003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1-5000

本套定价:56.80 元

东)以及蔡州四边远境,城内皆老弱残兵,倘去奇袭蔡州,元济可擒也。”李想于十月初八派人去鄆城向总指挥裴度作了奇袭蔡州的汇报,裴度说:“兵非出奇不胜,常侍(李想为左散骑常侍)之良计也,行!”

十月十五日,李想命马步都虞侯、随州刺史史曼留下镇守工事十分坚固的文城铁栅(河南省驻马店西),命李祐、李忠义率3000突将(敢死队)为前军,自己与监军梁守谦率3000兵为中军,李进诚率3000兵殿后。大军就这样出发了。淮西十月小阳春,气候总的来说是暖和的,但这一年是闰五月,十月中旬便下起了大雪。雪天赴战场,大有凄凉之感。天上不见太阳,地上不见村庄,队伍到底开向何方?李想说:“一直向东!”大家在风雪中走了60里,夜晚到达张柴村(汝南西砦头),斩尽这里的全部守贼及烽火手后稍事休息。大伙儿太累了,喝足吃饱后上下眼皮就朝一块粘合,谁都想痛痛快快地就地睡上一觉,可惜军令如山,谁敢违抗!500名义成军留下来切断洄曲与诸道间的桥梁,其余8000多人还得赶路。这一天的风雪兼程,每个人的衣服都被雪水和汗水浸湿了,入夜后天气更冷,有的朝地上一坐便僵死而去。离开张柴村时,北风更烈,军旗被刮破了,士卒们一旦被刮倒在地,立刻冻成了大冰砣,冻死者不计其数。监军梁守谦勒住了李想的马缰问道:“这样冷的天,究竟去哪里?”李想这才吐露真情:“入蔡州,捉吴元济!”

“天呐!”梁守谦哭着说:“果然中了李祐的奸计啦!”

又有几匹马冻死了,足下也不时有僵硬的尸首相绊,是步入黄泉的战友在向幸存者道别。天又阴又黑,谁也不说话,但心里都在嘀咕:“必死无疑啦!”迫于李想的威严,只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。入夜后,又走了70里,终于到达蔡州城。这么多的人兵临城下,如何不被发现?城墙外边正好有个大池塘,大批的鹅和鸭

夜闻动静，争先恐后地吼叫起来，李想受到了启发，命令轰打鹅鸭，让它们叫个不停，掩饰兵马的响声。

自吴氏父子抗命叛唐以来，蔡州一直是贼兵的腹地，官军 30 多年没到过这里。所以，蔡州无所防备。十六日凌晨，李想的队伍到达城下，敌军毫无所察。李祐、李忠义在鹅鸭的吼叫中用镢头在城墙上掘出坑坎，率先登城后，看守城门的士兵正在熟睡，李祐待首批壮士登城后就悄悄地发起攻击，杀死守城士兵，只留下更夫，照旧击柝报更。四更梆鼓一过，李祐的登城士兵已经打开了外城大门，官军静悄悄地涌进了蔡州城中。仍用攻占外城的方法，攻下了内城。这时，五更梆响，雄鸡报晓。风住了，雪停了，吴元济的宅院里忽有人匆忙报告：“不好啦，官军来啦！”睡在被窝里的吴元济冷笑道：“官军天上飞来的？几个俘囚贼盗罢了，天亮后再整治他！”不一会儿，又有士卒前来报告：“州城陷落了！”吴元济仍然不信，说：“准是洄曲子弟要求发放寒衣来了。”他穿上棉衣，走进院子里，听到李想军队在院外发布号令：“常侍传话，大家都听着，只要你们放下武器，官军保证生命安全！”他从门缝里朝外看，已有一万多士卒放下了刀具，有条不紊地列为长阵而听凭训话。他这才害怕地念叨着：“哪位常侍？难道飞驰于此？”

吴元济从小门溜出宅院，领着亲信，登上内衙卫城，准备负隅顽抗。并着人去洄曲，让董重质调兵回援。

董重质大将有 1 万多精兵据守洄曲（郾城东），距蔡州约 150 多里，元济之梦，显然是远水难解近渴。李想似乎摸到了元济的脉搏，他进城后就去拜访董重质家，厚加抚慰，让他儿子董传道带信给他，晓明利害，劝他归降朝廷。董重质接家书后悄悄地离开了洄曲，前来向李想投降。

元济盘踞的牙城很坚固，李想派李进诚攻坚，捣毁了头道大门，占领军械库，取出了兵器，然后，发动群众，堆积大量柴草，

一把大火烧毁了南大门。吴元济无路可走，在城上认罪投降，呼喊救命。李进诚给他搭上长梯，让他下了城头。十八日，李想用囚车将他押往京城，并报告了总指挥裴度。当天，申州（信阳）、光州（潢川）以及其他各镇2万多人相继投降了官军。此后，洄曲那一万精兵也投降了李光颜。

这次平定淮西之战，自吴元济被活捉后，李想不杀一人。凡吴元济下属官吏乃至杂役、听差，一概照旧留用。一切安排就绪，李想集合了蔡州驻军，以礼接待裴度，前往安抚兵民。

李想返回文城栅，庆功宴上，各位将领向他请教道：“您最初败于朗山而不忧，胜于吴房而不取，大风大雪不停步，孤军深入不畏惧，最终获得成功，是何道理？”李想回答说：“朗山不利，贼兵轻我而不加防备；若夺取吴房，吴房之敌会退蔡州而合力坚守；留下吴房，旨在分散敌之兵力；狂风暴雪，深夜急进，敌之烽火无法报警；孤军深入，置每个人于死亡线上，就会拼死而战，以一当十。总之，入朝远看就不必近顾，干大事可不详细则。如果小胜则骄，小败则忧，自我失志，怎能建功立业呢？”大家听了皆口服心服。

元和十二年（公元817）十一月，宪宗以吴元济献祭太庙，斩于长安独柳之下。这场淮西平叛之战，从元和九年秋开始，为时三年有余，终于大获全胜，从而结束了40余年来的淮西割据局面。

（五）降承宗，灭师道，暂使大唐归一统

淄青节度使李师道、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分别派出杀手，进京暗杀武元衡宰相，得手的是李师道，而成德军的杀手却居为己“功”。朝廷立案搜捕，真正的凶手逃之夭夭，冒功者则人头落地。

宪宗认为此案证据确凿，将罪责归于王承宗，于元和十年（公元815）七月下诏，令王承宗停止朝贡，令其认罪。王承宗害怕治罪，起兵再反。朝廷于是年十一月发振武（内蒙呼和浩特）、义武（河北定县）、魏博（大名县）三镇之兵共讨成德军（治所在河北正定县）。后来，幽州、横海、河东也出兵剿叛，总兵十余万，回环数千里。但由于没有统一指挥，相互之间又相距甚远，不能协同作战，故历时两年，战而无功。朝中总结形势，达成共识：“国力有限，不能对王承宗、李师道及淮西同时开战，待吃掉淮西吴元济后，回兵攻取恒冀，如拾草芥。”宪宗迫于无奈，于元和十二年（公元817）五月十七日昭令六镇之兵各还原镇，再次征讨王承宗之战，复告败绩。

王承宗见各镇撤兵，自然欢天喜地。层层庆功之中，传来了李想雪夜取蔡州的消息。接着是吴元济被擒，王承宗吓得双腿打软，手发抖，连酒杯也端不住了，满杯的美酒在颤颤瑟瑟中全部浇在宽大的衣袖上，嘴里不断地说：“如何是好？”

就在这时，来了位使者，名叫柏耆，他拿着裴度的手书，十分严肃地对王承宗说：“你比吴元济若何？他的下场是面镜子，你该好好照照。”王承宗则询问投降后的待遇，柏耆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，就以虚言支吾，王承宗摸不透柏耆的发落细节，心中更为害怕：“这位柏耆何许人也？怎么一直未闻其名？”

柏耆的出场是右庶子韩愈的荐举。韩愈随裴度讨淮西任彰义军行军司马，吴元济被捉之后，平民柏耆主动向韩愈献策：“元济既擒，王承宗破胆矣！我只要持丞相手书，便可说服王承宗，成德则不必烦兵而降！”韩愈禀告了裴度，裴度也觉得这位布衣很有胆识，即夜修书，派柏耆前往成德军中。承宗见柏耆只是招降，善后事只字不提，就去找他的老邻居、一度的老朋友、今日的老对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。向他乞怜，请求以两个儿子作为人质，并

将德州、棣州献给朝廷，向朝廷投降，像魏博那样，按时交纳贡赋，由朝廷委任官吏。田弘正出以公心，向宪宗再三上奏请求，终于得到允准。元和十三年四月初一，中间人田弘正派出魏博使者，将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两个儿子王知感、王知信以及德、棣二州的版图与印符送到京城长安。宪宗择日颁诏，为王承宗以及成德将士平反，恢复他们的官职。

元和十五年（公元820）十月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因长期忧惧而亡，其部众密而不宣。未来谁主成德？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、王知信均在京城为人质，部将们想从辖区诸州中选取一人作为节度使，参谋崔燧根据承宗祖母凉国夫人之命，立王承宗的弟弟、观察支使王承元继任节度使之位。

这一年，王承元20岁，但政治上已经成熟。他不愿像哥哥那样与朝廷离心离德，故不接受百官的礼拜而坚持让朝廷委任官吏。朝廷又派柏耆去安抚成德军将士，这才知道成德军的一些内幕。这时宪宗已得暴病突然崩于中和殿（有人说服金丹而中毒，有人说被身边人暗害）。穆宗刚刚即位，为防成德后患，他任命魏博田弘正去成德任节度使，而将王承元移镇为义成（治所在河南滑县）节度使。李想则为魏博节度使。

王承元移镇任职在成德引起一些官吏的不满，军中将士也喧哗不止，他们不愿让王承元离开成德。王承元和朝廷来使柏耆好言劝导，诸将却大声哭泣，仍然拒不从命。王承元将自家财资散发给将士，又将立功受奖者加以提拔升迁，并对他们说：“我若抗拒朝命，就是第二个李师道。你们难道让我当叛贼吗？”他向哭泣的将士们再三拜礼，请求让自己成行。牙将李寂等十多人仍然拦道强留，王承元下令斩首，以儆效尤，军中这才稳定下来。仅此举措，就给成德留下了忠于朝廷、服从大局、收敛自我的美好训诫。有人念其功高成德，便将恒州（河北正定县）的一些珍玩、珠

宝等捆成包裹，让他带到新的岗位上“留作纪念”。王承元一一谢绝，两袖清风去滑州上任，为世人树立了清廉可垂的风范。

在平定淮西吴元济过程中，淄青（治所山东益都）节度使李师道支持吴元济抗拒朝廷，其罪状已在前边的阐述中略见一二。后来，李师道见吴元济败局已定，心中恐惧，又向朝廷表示归顺。宪宗因正在讨伐吴元济和王承宗，无力同时对待三只恶狼，遂加封李师道为检校司空，以稳其心。淮西平定后，李师道愈发不安，亦想像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那样归降朝廷。元和十三年（公元818）正月，李师道准备派长子入朝为质，并献沂（山东临沂）、密（山东诸城县）、海（江苏东海县）三州归于朝廷。宪宗甚为高兴，遣左常侍李逊赴郓州宣慰。

事情毁在一个女人身上。李师道敢反天子，却不敢冒犯妻子。妻子魏氏不愿让亲生儿子进京当人质，便通过两个婢女向李师道进言：“我淄青12州是上代凭本事打下的，境内有几十万大军，待官军打进来再献三州不迟！”李师道则改变初衷，杀了几位主张归附朝廷的将领。

当朝廷使臣李逊来到郓州（山东东平县）时，李师道反意已坚，拒不让儿子进京，献地之事也只字不提。李逊看出个中蹊跷，如实向皇上进言，皇上也接到了李师道“不愿纳质割地”的上表，故而作出讨伐李师道的决定。

明理人一眼可见，朝廷调八方之兵对付淄青，李师道必死无疑。幕僚贾直言抬着棺材去向李师道进谏，劝他自留生路，勿与朝廷对抗。李师道不听，将他哄出门外。不几日，贾直言又去劝谏，二话没说，献上了一张画：李师道被绑在囚车里，妻子儿子也被缚在同一根长绳上，宛若一根绳上的几只蚂蚱。李师道一看，火冒三丈，说要杀他，贾直言说：“感谢你的成全，棺材已备好了！”

李师道无奈，就将他囚禁起来。

李师道的一意孤行，果然引来大火烧身。这年五月，宪宗诏告李师道的条条罪状，削其官爵，令宣武（治所在开封）、魏博、义成、武宁（治所徐州）、横海（治所河北沧州）五镇之兵，共讨淄青，且将威震四方的李想调任为武宁节度使，其治所在徐州，以便向山东的李师道发起攻击。

位于河南开封的宣武节度使韩弘在淮西平定后急欲立功赎罪，于是年（公元818）九月亲率大军围攻李师道的曹州（山东菏泽）。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也要积极立功，他早就请求由黎阳横渡黄河，会合义成（治所在河南滑县）节度使李光颜，一块进讨李师道。宰相裴度生怕这支队伍相互猜疑而节外生枝，征得宪宗批准，让田弘正的魏博军在黄河以北厉兵秣马，待霜降后河水下落，从杨刘（山东东阿县北）横渡黄河，直指其东南方向的郓州（山东东平县）。是年十一月，田弘正依计率魏博及成德军从杨刘渡河，朝前进军20多里，便在距郓州40里处筑垒屯兵，敌兵大为惊震。

李师道见官军来势凶猛，命诸将连连出战，然每战必败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仅魏博、义成两军就活捉了李师道的重要将领47名。朝廷有令：“一个不杀，统统释放。有父母者，发路费，听凭回家。”宪宗再三强调：“朕所诛者，只李师道一人！”敌兵闻此，纷纷出降。

武宁节度使李想出战11次，每战必胜。十二月三十日进而攻克了金乡（山东西南部金乡县）。这是兖州地区的险要之地，李师道若知此消息，也许会丧魂失魄。他的亲信深知其弱点：无事时胆大包天，动起真格来却胆小如鼠。故将丢失金乡之事相隐瞒。其：他陷城失地之况李师道也有所不知，这就有利于官军的全面攻战。唐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）正月，韩弘攻拔考城（河南省兰考县）。李想攻拔鱼台（山东今县）、丞县（山东枣庄市），并击破淄青军

于沂州。田弘正亦大败淄青军于东阿（郓州西北），楚州（苏北淮安）刺史李昕攻克沭阳、东海、朐山（苏北连云港西部锦屏山地区）等县。

在此势如破竹的进军形势下，李师道的淄青军内部演出了一场自取灭亡的戏中戏。

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率万兵屯驻阳谷以拒官军。刘悟治军宽厚，对士卒爱抚大于管束，军中称他为“刘父”。当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南渡黄河进攻淄青时，刘悟无备而数战数败。有人对李师道说：“今官军四面围攻，而刘悟不修军法，专收众心，恐有异志，应早防备！”于是，李师道召他来郓州，托言议军，想把他杀掉。有人规劝道：“刘悟并无反状，听一人言而杀之，这是自除爪牙，诸将中谁肯为您效力！”李师道一想，觉得也有道理，暂时没有下手，留他在郓州住了10日后，让他仍回阳谷，并赠以大批金帛相安抚。

李师道因刘悟率兵在外，为控制他，任命刘悟之子刘从谏为门下别奏，留在郓州。李师道有个特点：不相信部将而相信身边的妻儿婢妾及家奴等。凡重大事宜，他不与部将、幕僚们商量，而与近亲们嘁嘁喳喳。刘从谏是个十分聪明的年轻人，他常与李师道的家奴们在一块玩耍，只字片语中探出了要害：李师道正在设法杀害他的父亲刘悟。刘从谏连忙写了密信，转告家父早作防备。

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）二月初八，李师道派出二位亲信，手持其密信前往阳谷，命令行营兵马副使张暹杀掉刘悟，割下他的头送郓州验查。张暹与刘悟交谊笃深，岂能做出这等不仁不义的事情。他指着约二里外高丘上的大营说：“看到没有，刘悟从郓州回来后，似乎嗅出了气味，特地离开军营，在那大丘上另设帐幕，里里外外防备特严，在那无法下手。我得去禀报他就说司空（李师道）遣使来慰劳将士，带来大量物品，请都头速归军营，同受

指令，他必不疑。待把他引到这里后乘机斩除。”二位使者同意张邋的意见。

张邋来到刘悟帐中，命随从退下，掏出李师道的手令，交给刘悟……

刘悟秘密派人擒杀二使后就骑马回到营帐，派重兵严加防备，随后，召集众将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我和诸位不顾死活抗击官军，实在无负于司空，今他听信谗言，派人来杀我。我刘悟一死，你们也会被杀。当今天子攻伐淄青，声言独诛司空（李师道）一人，今我军势日蹙，我等为何随他一块灭族？现在，我跟大家商议，打算卷旗束甲，袭击郛州，奉行天子之命，杀李师道，我等不仅可免危亡，富贵也可图也！诸公以为如何？”

站在最前边的兵马使赵乘棘良久苦思，问道：“能成功否？”刘悟平时謏言謏语，此刻却成了一只暴戾的雄狮，破口大骂道：“难道你欲与李师道同谋？”身材魁伟、力大无比的刘悟一把将他按倒，当场斩首示众。继而挨个逼问，凡迟疑不言者，一概斩首，加上军中为众所恶者，一共斩杀 30 余人，尸首皆列于帐前。昔日的“慈父”，今日成了猛虎，诸将无不股栗，都说“愿听都头命令，尽死效力！”

将领们的工作做通了，便去发动士卒。刘悟站在阵前对大伙儿说：“攻入郛州，每人赏钱 100 缗。除军库外，凡节度使住宅及叛党家资，任你们所取，有仇者允许报仇！”兵卒们高呼：“愿为刘父效命！”

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，稍事休息便出发了。这次行军最显著的特点是个“静”字。每人嘴里衔一枚钱币，每匹军马都扎住口，除了“嚓嚓嚓”的脚步声，别无声响。路上凡遇行人，一律执留军中，以防走漏风声。当大部队赶到郛州城外数里时，传来了城上报更的梆子声。刘悟选出 10 名精兵，先行来到城下。城门大开

着，但有哨兵把守。他们见城外来了人，就询问来路。精兵们回答说：“刘都头奉节度使手令入城。”守门哨兵不明其意，准备马上报告节度使，他们拿出纸笔似在写什么，精兵们突然挥刀砍杀，守门人吓得一哄而逃。刘悟率领的大军闪电般地冲进城中。城中听说有兵马袭击，大呼小叫，一片混乱。刘悟这才允许官兵们吐掉嘴里的那枚钱币。攻城士兵使劲地呼叫，加上深巷共鸣，郢州城里一时成了恐怖世界。刘悟命士兵纵火焚烧，又用大斧砍开了内城门，城中士兵数百人纷纷扔下兵器，向刘悟投降。

李师道和他两个儿子皆藏在自家的床下，被士卒们搜出，押往节度使府门外的空地上。刘悟的部将上前训话：“刘都头奉天子密诏，打算将你们送往京城，但你还有脸面去见皇上吗？”李世道不发一语，梦想幸免一死。他的儿子李弘方却很刚烈，说：“事已至此，速死为快！”刀斧手走上前齐声吼，三个脑袋在血泊中滚落在地。另有20户铁心叛乱者也落得同样下场。那位抬棺从谏的贾直言从牢中放出来，叹息道：“早听吾言，何有此日！这叫自取灭亡呀！”

该杀的杀了，郢州城上点起了烽火。屯兵郢州城北30里处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笑着说：“刘悟得手了，李师道完蛋了，我等速去迎取李师道的首级！”

迎面出现了一队人马，为首者就是刘悟，果然献上了李师道父子的首级。田弘正不认识李师道，生怕有诈，特地让降将夏信澄（李师道的都知兵马使）前来辨认。夏信澄仔细看后便哭泣起来。他将李师道的首级恭敬地捧在手上，然后置地而拜，情真意切，催人泪下。田弘正并不责怪他，反认为夏信澄是个忠心重义的人。

“都头为何料事如神？”将领们请教内由，田弘正对大家说：“刘悟袭击郢州，事先与我取得联系，双方约定，如果事成，烽火

为号；万一不成，请兵相助。并让我们派部队去占领阳谷营地。现在事成啦，赶快报告朝廷！”

二月二十一日，田弘正着人将装有李师道首级的木盒子送至京城，至此，彻底结束了自唐代宗广德元年（公元 763）60 年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。为防止刘悟成为第二个李师道，宪宗将他调出淄青地区，任命他为义成（治所在河南省滑县）节度使，又将淄青 12 州划为三个镇，指派三个新的节度使去上任，从此相安无事。

第七章 饥民如涛天下反

——唐朝末年农民起义

(一) 苛赋杂税，逼农离田， 浙东裘甫举义旗

游民，游民，大江南北，关东蜀中，到处都是如蚁的游民。

唐末的游民现象，源于朝廷腐败。奸吏枉法，致使大量的良田，集中在权门豪贵手中。这些有权有势的人，坐享租赋，而那些吃辛吃苦的佃户却要承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。除了按田亩缴纳租赋，还要交纳盐税、茶税、人头税、徭役税、住房税等，倘若有欠，催帐的衙役便坐在佃户家中等吃喝。逼得农民卖儿卖女卖青苗，甚至毁屋典妻抵债务。一些人，为避盘剥，花钱托人求门路，投靠权门或庙门。一旦成为权门部属、庙门僧侣，或者势利之家的奴婢，皆可避役。故而官宦如毛，寺庙林立，公庙私庙，双轨并重，皆具庇荫私财的法定作用。古书载：“泗州户有三丁，必令一丁落发，意在规避王徭，庇荫资产。”实在无路可走者，则挑着箩担，远走他乡。这就是遍地游民之由来。

浙东地区，物产丰富，且少有征战，是大唐王朝赖以支撑经济命脉的财赋来源地之一。宫廷榨骨，奸吏吸髓，致使这里耕者离乡，田园荒芜。这些流窜的游民讨不到吃食，便聚而抢劫。为首的叫仇甫，他将饥民的乞食袋朝旗杆上一挂，人们就云集其麾

下，不顾后果地吼出一个“抢”字。他们既抢富户，也抢衙门。最初手下只有100人，这些人非常敬重自己的首领，觉得这个“仇”姓不雅，求他改姓为“裘”，他依了。从此，官方正史《盗贼传》中，便出现了“裘甫”之名。

唐大中十三年（公元859）十二月，裘甫率300人攻陷象山。明州（宁波东南方向）恐惧，白昼也关闭着城门，以防殃祸。裘甫就向西发展。翌年正月初四日300名官军于天台县桐柏观前设伏。双方一经交手，官军败亡，浙东讨击副使刘勃只身逃命，副将范居植战死。一月十四日，裘甫的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。他们向北攻陷了剡县（嵊县），打开县府仓库，放粮济贫，就势招募壮男，一下子发展至好几千人。越州（绍兴）地区一片惶恐。

整个浙江地区仅有300名官军，前几次交锋，几乎败亡殆尽。官府的武器甲杖，也都锈腐不堪。浙东观察使郑祗德连忙增募新兵救急，但军吏受贿，只招了些软弱者来充数，三溪一战，便见高低。二月初十，两军交战于嵊县西部的三溪之北。官军500人尽皆出动，企图将义军逼进溪谷而聚歼。义军且战且退，果然退进溪流中。溪水深仅二尺。官军以为义军走上了绝路，连忙随后追击。当他们卷着裤筒在溪水中移步时，对岸的义军举起了一面面彩旗，上游的守坝人连忙毁闸放水。高过人头的急流奔腾而下，官军的三位将领站在水中高喊：“稳往，别害怕！”话音刚落，就和他的绝大多数部众一起，被冲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
裘甫再次挫败浙东官军，照旧开仓放粮搭救饥民。那些逃进林海乃至海岛的贫苦百姓四面而来，争相对裘甫说：“反正无家可归了，跟着你打天下吧！”裘甫的队伍立即发展到3万多人，分为32个队。这仅是他的主力部队，山林中尚有许多揭竿者送来书信，求属麾下。

裘甫得手浙东，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，改元罗平，并铸造了

自己的大印。他认为当今贫富悬殊，世道不平，故大印上刻着“天平”二字。不难看出，他们首举义旗的目的，即为活命，亦为平等人间，因而受到穷苦百姓的拥戴。赶乘大好时机，他们聚积粮草，打造兵器，声势浩大，震撼中原。官军则是另一番情景：浙西宣歙官军接到浙东的告急，将士们先向朝廷谈条件：给多少粮饷？如何赏赈？如何进职？这些不作答复，休谈进兵。

浙东观察使郑祗德心急如焚地说：“我以13倍朝廷的实惠犒赏你们，速速开拔吧！”

宣州（安徽宣城）、润州（江苏镇江，浙西道治所）的将士仍不满足，他们提出先决条件：“让浙东各地土军打先锋。”浙东诸将谈甫色变，哪敢出战。他们有的告病假，有的故意从马上摔下来，拐杖一夹，“伤筋动骨了，不能出战”。

朝廷知郑祗德无能为力，就想调一员强将去浙东一展雄风。有人建议说：“浙东山海幽深，道路艰难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强攻。朝中武将无一人可以胜任，只有前安南（越南河内）都护王式可以出任。他在安南任职时，能使华夷相安无事……”于是，唐懿宗于大中十四年三月初一任命王式为浙东观察使，将郑祗德征归朝廷。并按王式的意见，下诏调忠武、义成、淮南等道军队（即郑州、滑州、濮州之军），在王式统一指挥下共讨裘甫。

裘甫在浙东继续扩大战果，分别派兵攻打衢州、婺州、明州等地。官府在有钱人中煽动说：“贼军进城剝你为肉酱，家财难保！”于是，富人动员起来，出资募勇，设营立栅，守险据寨。然裘甫更勇，攻破上虞县，焚烧县城。三月二十三日攻入余姚县，杀了县令。继而攻破慈溪、奉化，占领宁海县城。

正当裘甫与他的部众们在宁海城里大喝庆功酒时，传来了王式进兵浙东的消息。如何抵挡官军的大规模进攻？义军将领刘往说：“我们有如此众兵而未定战略远谋，可惜也！这个王式，智勇